

細細煲仔暖笠笠

嚴 綾



香港

的秋似乎一直都特別短暫，今年亦是如此。秋風初起不久，凍冰冰的冬日

寒流似乎就已經逼近了。而這種天氣裏，最讓港人癡迷的莫過於一煲暖笠笠的煲仔飯了。

常見的煲仔飯往往都是由一個細細的煲仔裝住，甚至今季美心茶餐廳提供買煲仔飯加十蚊即可配送飯煲的外賣服務，可以說是相當之合香港人的心意了。

講起煲仔飯，我個人覺得，靈魂是在飯焦。飯焦，即是鍋巴，緊貼着飯煲結焦成塊狀的一層飯粒。披着油的亮光外衣，飯焦從煲底成塊脫落，金黃的色澤從中心向外由淺到深。聞着臘味的脂香，吃入口，米香霎時在嘴裏漫開，香脆又彈牙，是天下的美味。那用煲仔帶出的氤氳鍋火氣，是離家千里的香港人，最放不下的小熱鬧。

小時候，我不懂焦了的米飯有什麼好吃的。小時候家裏用一個又小又舊的電飯鍋，可能因它導熱不良，每次煮飯，定會有一塊飯焦留在底下。媽咪總會對最後一個盛飯的我說上一句：「你怎麼又不把飯裝完！」「裝完了呀，那些焦了的不能吃的。」我理直氣壯地嫌棄那個鍋，嫌棄它做出來的不完美米飯。然後她一把搶過飯勺，一下、兩下、很多下，將飯焦刮下來，再喊站一旁看着我們眯眯笑的老爸過去，分他一半，笑着對我說：「傻囡，那些才是最香的。」

長大後，才發現這些「不完美」的尋常食物裏的樂趣。才明白那滋味，真的是最香的。現在的電飯鍋再也做不出那樣的飯焦，那些家人聚齊便「有飯自然香」的平淡日子越來越少。所以想家時，想起那個小小舊舊的電飯鍋默默在角落殷勤地為我們這個家煮過的熱飯，我就去吃煲仔飯。

煲仔飯是香港味道中，最接地氣也最常見的。它與明火粥、炒河粉、雲吞麵一起，組成了香港飲食中最樸素的粥粉麵飯。它們中的大部分，身價都不過是三、四十元，卻是港人日日工餘百吃不厭的主食。而煲仔飯中最經典的莫過於臘味飯。臘腸、臘肉、鴨潤腸（鴨肝和豬肉混合製成）、臘鴨，這四樣經久不衰。這些肥甘的食材在瓦煲裏經高溫一逼，奉獻出自身的油脂，潤澤下層米飯，直滲入煲底。米飯又齊聚力量將它們托住，入口時韻味依存。

如今，隨着烹飪者和食客的更新迭代，有更多食材被加入到煲仔飯裏。我亦見過素食煲仔飯，用的是炸過的蔬菜，油脂充足，不然風味全失，飯底也無法起焦，雖然符合如今的健康風尚，卻也失去了某種傳統的特別風味。

細細煲仔，在冬日裏暖住港人的胃，高貴到龍蝦鮑魚，日常到臘腸雞肉，統統可以盛載。至於選擇什麼口味，跟隨喜好，豐儉由人罷了。



野 菊

黃 曄



初冬，朋友相邀郊遊。山坡上，水溝邊，甚至公路旁，四處開滿了金燦燦的野菊花，暗淡凝重的山野因為她們而亮麗起來。

我忍不住喊着要摘花，朋友說：漫山遍野，隨你想摘多少摘多少。我歡呼着奔向這可愛的花兒，伸出手去，一枝枝把她們折進我的懷抱。看到一大片，又看到那邊有更大一片，我的眼睛忙不過來，手也忙不過來。我身在花叢中，嗅着濃濃的藥香，真是不願起身。單獨一朵野菊，雖然清麗，卻未免單薄不起眼，當她們簇擁在一起，成片的時候，就演繹出了一種轟轟烈烈的絢麗。

我激動興奮地採着，不斷有當地人從我身邊走過，我感覺到來自他們的詫異目光，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能理解，我怎麼會為這些不起眼的野花駐足。等到我捧着幾乎拿不下的花兒走在城區的大路上時，我又感覺到了來自路人的羨慕目光。

回到家，我拿出大理石花瓶，將野菊稍加整理，隨手插進花瓶，小小的花兒簇擁在一起，有樸實的山野之美，是熱熱鬧鬧的俗世風景。

宜昌每年秋天都會有菊展，起初我還是很有興趣的，後來慢慢就不去看了。那些園丁培育出來的菊花，圓潤飽滿，千姿百態，卻遠不如這山野之花更吸引我。

林志穎在《野菊花》裏唱道：隨波逐流輕搖曳，我的家在天之涯，野菊花呀野菊花，哪兒才是你的家……我妄自猜測，陶淵明東籬下的菊，也應該是這隨性生長隨性開花的野菊吧，不然，哪來悠然之情呢？

野菊之於人們，並不只有賞花之用，野菊氣辛味苦，性微寒，能疏散風熱，消腫解毒。昨日有朋友送給我一小袋曬乾的野菊，說是自己上山採了，洗淨，隔水蒸過，再曬乾的。我之前就知道有人採摘野菊花蕾自製菊花茶，也知道有人用曬乾的野菊花做枕頭芯。晨起覺得鼻腔有點乾，抓了四、五粒野菊泡水，不到中午症狀就已消失，可以說是立竿見影。不過相比菊花，野菊寒性更大一些，古人有「真菊延齡，野菊泄人」之說，不可多用。到底是自由生長，野性尤甚。



這些年，外出旅行，我基本放棄了星級賓館，而是選擇民宿而居，因民宿時能帶給我驚喜，不同民宿體味到不同生活，

這是千篇一律的星級賓館無法媲美的。民宿的驚喜，就在於細節做得特別貼心、溫暖，讓我感受到家的氛圍。

春天去蘇州，我宿在一間花房裏，庭院裏種滿鮮花，古樸、寧靜，小貓小狗優哉游哉。印象深刻的是，花房裏有一個花間書苑，鮮花、沙發、鋼琴、書櫥……一應俱全，我的一顆宅女心被勾在了那裏。那天我外出聽過一場評彈後，就迫不及待回到了花房裏，哪兒也不想去了。去書苑又挑了幾本書，帶回房間，房間提供免費的玫瑰花茶，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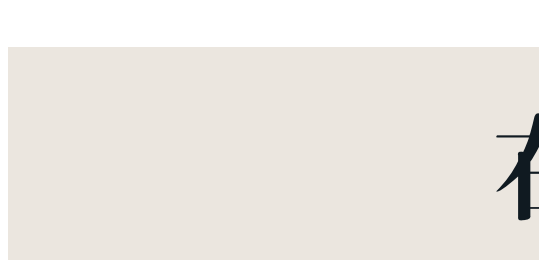


先生的朋友老翁說：「到了得州，看看當今的牛仔吧！」「好啊！」DX說，這也是我們心中所想。老翁指的看牛仔，就是去一家牛仔餐廳吃飯。據說那裏很火，常有人不惜駕車三四個小時，去看帥哥牛仔，吃美味牛排。老翁和小英早訂了位，以保障大家有座有吃。提起牛仔，我想到了牛仔服、牛仔靴、套索、左輪槍，還有配上這些飾物，騎馬在曠野上飛奔的豪放男人。

餐廳外，一個身穿黑色T恤的牛仔一聲吆喝，粗獷又不失禮節，算是歡迎客人到來。美國的餐館和香港的餐廳一樣，很少設包間，牛仔把我們帶到大堂就座，恰好迎合我們看稀奇的心態。

餐桌上有炒花生，我剝了一粒，卻不知道往哪兒攪花生殼。小英見狀，說：「花生殼，扔地上；渣渣，留桌上。」低頭，果然遍地皆是花生殼。「真牛仔！」我說。我們肆無忌憚地扔起來。亂扔垃圾，真有意思！

牛仔服務生們一陣風似的走路，他們的衣衫上印着「I love my job（喜歡這份工）」。落座後，



一九八六年冬，我和丈夫從駐波蘭使館回國休假。為了一睹曾被不少作家描寫過的「茫茫西伯利亞」，我們放棄飛機的快捷舒適，而選擇了將顛簸

六天六夜的火車……

傍晚於華沙上車，行走不久便在時屬蘇聯的邊境城市布列斯特停下。因已進入蘇聯國境，列車必須在此更換車廂底部的輪對，才能在較國際標準寬出八十五毫米的寬軌上繼續前行。

那時已是夜晚，無法看到更換輪對的操作過程。只感到有重力忽而把整個車廂頂起、放下，忽而又朝前推、朝後拉，弄得人很不舒服，但也只得忍受。在等待中，我們聊起了早年修建這條鐵路的一些情況。一八九〇年，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考慮到俄羅斯幅員遼闊，為利於控制住其領土，他決定把鐵路修為寬軌，就像築起一道鐵門，並於一九一六年通車。這寬軌也確實起到了阻礙敵人進攻的作用。例如衛國戰爭期間，當德軍逼近莫斯科時，鐵路的寬度就給敵人運送士兵和補給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在閒聊中，更換輪對不覺已進行了將近三個小時，列車終於啓動，並行進在寬軌上了。

接着，便有蘇聯海關人員前來檢查護照。他衣着筆挺，面帶微笑，一面問候安好，那銳利的眼睛同時對着護照上的照片把我們從額頭到五官掃視了一遍。有如此厲害的海關，想要混進蘇聯還真不容易。

清晨，女服務員來通知用早餐，並告有魚子醬。啊，魚子醬！這還是多年前在愛倫堡所著《巴黎的陷落》一書中讀到的。書裏描寫到一個飢餓的德國士兵大聲嚷嚷：等到攻進莫斯科，我就要大口大口地吃魚子醬。這位士兵後來的命運如何我無從了解，但我可把這不易碰上的蘇聯美味細細地品嚐了。

列車行進了兩天多（包括在莫斯科換車停留的時間），我們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西伯利亞！我坐在臥鋪臨窗處盡情地往外觀賞，只見雪地和森林都不斷地依次在窗外「亮相」並往後退去。細細看，樹木已大都落葉，樹枝有的部分積雪，有的伸着光禿的枝桠，似乎正與藍天對話。不時碰上幾棵松樹，它們那墨綠色的身軀襯着白雪，好不俏麗！……樹林密密麻麻，林中有倒臥的大樹，又粗又長——多好的木料啊，可惜在這裏誰也不稀罕它。我不禁想起一個笑話：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個代表團訪問蘇聯，成員們都怕說錯話犯錯誤，因而一個個木頭似的呆立着。團長見狀很生氣，訓道：「你們都活躍點呀，蘇聯的木材十分豐富，不需要進口！」

好幾個鐘頭就這樣浸泡過去了。第二天基本上也是如此。窗外的樹林有時消失，出現一片雪地——聽一位同車的先生說，在夏季，這裏是大片茂盛的草原，甚至還有沙漠，現在都被白雪覆蓋了。我一面欣賞雪景，心中想到華沙及沿途不是也鋪滿了白雪麼？這才明顯地看出，西伯利亞的積雪特別厚實，雪野也異常遼闊，茂密的森林

牛仔餐館

小 冰

一個牛仔送來一籃子麵包。老翁說：「麵包免費，要多少給多少，喜歡的話還可以帶點走，服務生為了多賺小費，不在乎向他們要多少。」呵！不在乎吃的，這一點很牛仔，也很美國！我嘗嘗麵包，那個口感，很值得帶點走。大堂裏，幾十張餐枱，張張滿座。

看見牛仔，老翁就有很多故事：「西部牛仔，指的是十八九世紀，西部廣袤土地上，一群熱情無畏的開拓者，他們具有冒險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幹練、勇猛、豪爽。得州和西南各州，是美國養牛最多的州，趕牛者中，有中西部小伙子，有冒險者，有掙脫父母想獨立生活的年輕人。」

「牛仔的生活，並不像電影裏那般的浪漫。在漫長的趕牛旅程中，憑着機智、勇敢、沉着、冷靜，牛仔們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開懷地大笑，大聲地說話，大杯地喝冰水，吃大份的餐食，是牛仔的特性。西部牛仔被美國人稱為『馬背上的英雄』，就像中國人看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族

人。」此時我想起電影《斷背山》。導演李安說：「美國西部是個陽剛的世界，只有男人和動物。」牛仔精神，定型了新一代人的精神。牛仔生活，成為

在列車上

姚曼華

更是無邊無際。這樣廣袤、絢麗的景色，在其他地方是絕對看不到的！有時，我也上過道裏去欣賞另一邊的景色，在那裏往往會碰到一夥年輕的芬蘭姑娘——一個個臉色紅潤、無憂無慮。她們是到中國去旅遊的，也都十分讚賞這西伯利亞大雪野的景致。她們喜歡向我打聽北京旅館和交通的詳情，甚至提出皮靴壞了能不能修理這樣的問題。大約是行車的第四天，列車到達鄂木斯克。這是個不小的城市，停車時間較長。我們便下去踴躍了好一陣。回來時發現隔壁包廂內已住進了新的旅客。過了一會，一位個子高高的中國人出現在門口並熱情地向我們問好。我們高興地回應了問候並請他到包廂內小坐。當他走進時，我看到他臉上流露着不可抑制的興奮。「我姓何，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和同胞交往啦——」他正要往下說，傳來了一聲女子的呼喚。當他再次來到我們



◀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淡水湖 資料圖片

包廂時，手上捧着一大塊肉食。「快嘗嘗吧！這是我妻子上午剛烤的鵝肉，專為路上吃的。」盛情難卻，我們各嘗了一口，果然很鮮嫩，接着便邊吃邊聽他往下聊。「我現在是個退休工程師，在鄂木斯克有住房，有汽車，家庭也很美滿，本該知足了！可我就是特別想念中國，心裏總不得安寧。今天遇到你們，就像回到了祖國一樣」——說到這裏他竟然哽住了，便返回了自己的包廂。

第二天上午，我在過道裏又碰到了何先生。「他怎麼會來到蘇聯？又為何住在這個城市？」這是認識他後我一直琢磨又無法解答的問題，便冒昧地向他提出了。他聽後還算平靜，只隨意看了看窗外，便從容地講述了他的這段經歷：「說來話長。解放後，我讀了大量譯介蘇聯的書籍，被書中的內容深深打動，於是便想着要到蘇聯親身感受她那自由幸福的生活。這夢想日益強烈，竟然變成了決心。它讓我費盡心血、歷盡波折，總算在一九五八年獲准正式移民蘇聯！」講到這裏他有些激動，似乎又回到了那熱血沸騰的年代。「當我一切準備就緒將要動身時，蘇方又通知我只能移居鄂木斯克。我想：反正都是蘇聯的城市，都一樣的美好，我便果斷地來到這裏住下……不久，我才了解到：原來這是個流放犯人的地方！沙俄時是這樣，革命後也基本是這樣。我這才明白有關當局根本就不信任我。說不定他們還把我看成間諜了！還有什麼比這樣被懷疑更痛

苦的呢？」

此時他夫人來叫我們到其包廂裏休息。她是一位有着褐色頭髮、眼睛黑亮的標致婦人。老何介紹說，她父親是俄羅斯人，母親是華裔。她會講中國話，也愛做中國菜。於是她誇獎了她做的烤鵝，我們就輕鬆地聊了起來。「如果不是趕上中國改革開放，我們還不能回國看望親友呢！」她拉着我的手高興地說。我丈夫聽到我們談得熱鬧，也跑過來了。

「聽說斯大林曾幾次逃離西伯利亞，真是難以想像。」我丈夫對何說。

「那時沙俄管得鬆，逃亡不是太困難。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與反對沙俄的活動，被判刑在鄂木斯克坐牢並流放多年。這期間，他竟然寫出了《死屋手記》、《罪與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白痴》和《卡拉瑪佐夫兄弟》



這麼多重要的著作。可見當時在監獄裏還是相當自由的。」何答道。

大家正要往下聊，一陣歡呼聲從過道裏傳來：「貝加爾湖！」「貝加爾……」原來是到貝加爾湖了！我們也都趕忙走出包廂，擁擠在過道的一扇車窗前往外眺望。只見湖面十分遼闊。在遙遠的對岸，隱約可見起伏有致的積雪的山巒。這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淡水湖，是表面平靜、內心裏卻隱藏着無數苦難故事的流亡者的母親湖……時值嚴冬，湖面早已結成厚厚的冰層。近處有位老人正站在一個冰洞前釣魚。我正在觀看老人的舉止，耳邊突然響起了何先生洪亮的歌聲。他唱的是《在貝加爾湖的草原上》：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它溫暖着流亡者的心，為爭取自由換苦難，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歌聲微微帶傷，迴盪在車廂內，大家的情緒都被激發了，也都跟着唱起來。我注意到，何先生唱得最為投入，也特別有感情！聯想到他的遭遇，他對這首歌的體會自然比我們深得多。如今，在他滿懷喜悅地返回祖國的路途上，這個為他所熟知的名聞遐邇的湖，將伴隨着他行走很長很長的一段路。巨大的幸福感正瀰漫着他的心……

民宿的驚喜

陸小鹿

漸被音樂柔化，夜色溫柔，久久難忘。

北京，我對老胡同情有獨鍾。宿在胡同裏，才能呼吸最生動的民間煙火，切身體會老北京的生活日常。初夏在北京住過一間小而美的四合院，綠植搖曳，樹影斑駁，院子裏露天擺放着桌椅，邊上還停靠着一輛自行車。辦理入住手續時，前台妹妹交給我一把鑰匙和一張紙條，紙條上寫着開門密碼。我放下行李，鎖好門，騎着單車出去逛胡同，那時就有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彷彿不是外地人，而是北京當地人。逛了一圈，吃完飯，回到民宿，站在門口，敲入開門密碼，木門開啓，當時真有回家的感覺。

自己的藝術館。那幾天，大理喜洲古鎮一直下雨，我就索性宅在老宅裏，聽雨打芭蕉，看水滴屋簷，慢慢虛度好時光。下午，在房間裏午睡一小會，然後去咖啡館裏讀書、聽樂、喝普洱茶。咖啡館隔壁的藝術館，是大理非遺傳承手藝人集合倉，在那裏，我看到了毛氈技、古法造紙和甲馬技，拓寬了眼界。最驚喜的是，民宿裏還有個迷你影院，每晚八時半都會播放電影，我在那裏看了《布達佩斯大飯店》，一個人坐擁一間影院，完美的觀影氛圍，非常滿足。

旅行，並非一定要在路上，偶爾停下來，就在民宿裏看看書，發發呆，聽聽音樂，體會一下慢生活，那實際上也是一種旅行，一種心的旅行。而一座好的民宿，不僅可以成為旅人的歇腳之地，它也可以成為旅人的心靈安放之所。